

李涵秋

第一名著

社會小說

廣陵潮

上册

第六集

上海震亞書局

版

霍然李涵秋題

廣

陵

潮

廣陵潮

六集目錄

第五十一回

學校春深鶯鶯燕燕

佛堂夜永雨雨風風

第五十二回

蠻舅爺無心檻鳳

癡妓女有意離鸞

第五十三回

革命家漢皋小駐

貧民漢樓學爲奸

第五十四回

補廳署劣弟譎謊言

平山堂羣雄開大會

第五十五回

弄假成真毒人施毒手

將機就計情種寓情癡

第五十六回

江甯府書生脫禍

武昌城民黨成功

第五十七回

黃天霸隻手陷揚州

孟海華一心攻浦口

第五十八回

碧血凝愁孀婦歸旅櫬

紅旗報捷娘子集雄師

第五十九回

大義滅親孀娃忙北伐

陰謀未已奸侶又南來

第六十回

武昌城倉皇驚礮火

黃歇浦嗚咽聽潮聲

小說會
廣陵潮（六集）

（江都李涵秋著）

第五十一回

學校春深鶯鶯燕燕
佛堂夜永雨雨風風

阿呀呀廣陵潮成書於今已是五十回了。風馳電掣把那舊社會的形狀在下。這枝筆拉拉雜雜寫來雖算不得極巧窮工也覺得過於鋪張揚厲引得讀書的諸君笑一回罵一回但是在下的意思也不是過於刻薄一點不留餘地爲我諸伯叔兄弟燃犀照怪的描寫那見不得人的形狀不過借着這通場人物叫諸君彷彿將這書當一面鏡子沒有要緊事的時辰走過去照一照或者改悔得一二大家齊心竭力另造成一個簇新世界這才不負在下著書的微旨。落得自己讚揚幾句在下方拈筆構思躊躇滿志果然天從人願當這文明進步的時代竟出了一班青年男女做出轟轟烈烈的排場人說這一轉換過來那燦爛國

潮

陵

廣

旗。定。有。飛。舞。全。球。之。日。在。下。思。量。誰。不。是。這。般。說。呢。然。而。有。一。句。交。代。此。書。仍。是。廣。陵。潮。並。不。是。另。有。一。班。青。年。男。女。不。過。依。然。前。書。所。有。的。人。物。如。今。第。一。個。人。便。當。從。雲。麟。的。妻。舅。柳。春。說。起。且。說。柳。春。自。從。在。何。其。甫。先。生。那。裏。上。學。有。一。次。午。飯。後。去。遲。了。便。被。先。生。責。罰。他。那。時。年。紀。雖。小。理。想。頗。高。覺。得。做。學。生。的。自。有。學。生。的。身。分。爲。着。點。極。小。的。事。掌。責。不。足。又。行。罰。跪。竟。不。爲。我。輩。留。一。顏。面。幾。時。能。推。翻。這。先。生。專。制。方。出。我。心。頭。惡。氣。所。以。不。多。幾。時。他。撒。嬌。撒。癡。鬧。着。不。肯。從。何。先。生。上。學。柳。克。堂。雖。是。古。板。他。母。親。龔。氏。却。最。縱。容。慣。的。便。放。着。柳。春。在。家。游。蕩。後。來。柳。克。堂。看。不。過。有。一。天。便。拿。着。他。做。父。親。的。威。風。逼。問。着。他。道。讀。書。明。理。是。你。終。身。第。一。件。要。緊。的。事。你。不。去。從。何。先。生。你。心。裏。究。竟。想。從。那。一。個。先。生。呢。柳。春。其。時。却。沒。有。喊。他。父。親。表。字。的。程。度。也。便。嘻。嘻。的。笑。答。道。先。生。先。生。剝。花。生。頑。龍。燈。掉。下。毛。廁。坑。拿。着。糞。橛。子。當。海。參。你。叫。我。從。

何先生我扯去你的鬍子一百根說着帶笑帶跳早跑入後進去了。柳克堂氣得發昏。此是發昏意第一次也便趕得進來龔氏一眼看見便說道春兒又怎生得罪你的爹爹了。見這老頭子臉又氣得像個死人一般。我來替你們爹兒兩個評評理看誰是誰不是。絕妙平權二字之註脚覺今人言語爲煩柳克堂便將適才問柳春的話一一說了。柳春此時一頭早滾在他母親懷裏龔氏拍着他屁股笑道肉呀這話講得頑頑不妨等我來問我的肉我的肉願意怎樣便怎樣。溺愛之言如脫諸口不知作者從何竊聽而來柳春抬起頭來笑道這話難說呢。恐怕世界上沒有我的先生。若是上學我要我的先生站着我偏坐着我不合式先生我可以罵先生先生不合式我却不能罵我我們學生成了羣可以叫先生滾蛋他們先生成了羣雖然叫我滾蛋我們偏不滾蛋。看他無意之中便儼然成了一個學校規制古語云木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謂今日學校之局爲何其市輩釀成之也亦宜至于那個姓何的老畜生呢却把來咬我這個一面說一面蹣起一隻腿伸手到自己褲襠裏拈

着。他。那。個。小。茶。壺。嘴。兒。給。他。母。親。看。須皮嬌養兼而有之。此是傳神之筆。龔氏笑道：「這個容易。等一等。叫你老子花上幾十串錢，喊一個先生在家裏替肉開心。」先生上加一喊字，自有此可憐者。柳克堂聽柳春說話，先還惡狠狠的想罵他幾句。此時忽然聽見龔氏叫他拿幾十串錢出來喊先生，他早吃了一嚇，搭趂着躡了出去。人問子與錢孰重，曰：錢重。嗚呼！重錢之鄙夫，豈復有佳子弟哉！天固未肯使柳春純粹無疵也。果然閱時未久，朝廷頒發上諭，命各處設立學校。觀其語氣，好像設立學校，是特爲柳春而然者。柳春已有十三四歲，聽人講講學校章程，到還與當初私塾大不相同。且有幾件與他心理上相合，便同母親商議要到上海。一個宏門學校裏去當學生。他母親是無話不依，便打發他走到上海，只挨了三個學期。揆這挨字，其所領得一張卒業文憑，跑得回來，趾高氣揚，便連父母輕易也看不入眼，對着先前從的那個何先生，更是狗屁不值。生聽者。其時揚州風氣未開，也沒有一個人提倡學務。柳春却偏着他母親私自拿出一百銀子給柳春。

去辦學堂。若使柳克堂得知柳春知道這些微銀子也斷不能大興土木思量揀一所廟宇因陋就簡的先胡亂辨起來。若使創辦小學堂悉能如此用心則成就人才必多惜乎因陋就簡者之少也無巧不巧偏生揀着的這廟宇就是王道士那座都天廟。先前楊靖一千人在那裏扶乩的。如此挽合楊靖死後乩壇便不能再行振作。何其甫等又因為節省經費便連那個敬惜字紙的勝會也就同歸消滅。日月幾何社會上小小王道士靠着經懺度日也將就得過。誰知禍事便在目前只苦了一個雷先生還不曾死。可知不死比活終日背一個字紙簍兒東掠街西掠巷的尋覓字紙。你道他這尋覓字紙可是爲惜字起見麼。真是非也。非也。原來有一次他把外面各處送來的字紙堆在一處無意中忽然檢得一張錢票兒輕輕走到錢鋪裏便取來滴大溜光三百個銅錢。三百個銅錢之上加着滴大溜光四字便增許多精采雷先生剛在窘鄉得此一注橫財。三百文便算橫財都從雷先生心理上研究出來真是喜出望外。他從此便發心上街去檢字紙。還想有此奇遇。所行之事如此所用之心如彼

佛婆念經和尚參禪如是而已。烏馳兔走不覺有三個年頭也沒有再拾到三百文。然而他志向堅定。却到老不衰。柳春輕輕在府縣裏遞了一個稟帖。說要借都天廟址興學。那府縣剛愁地方少。此一樁新政。接到這個稟帖。非常歡喜。隨到隨辦。儘說儘依。出了一張告示。將王道士驅逐出廟。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其王道士之謂乎轉是雷先生覺得聞所未聞。暗想一個教書先生。借這地方開個書館。也是常事。怎麼會驚動官長。煌煌的替他諭禁居民驅逐地主起來。幸虧那些差役見他像個花子一般。不過借一處廊檐底下。設著稻草地鋪。却没有將他趕去。他便在開學這一天。悄悄地在廊下偷看。先是兩面大黃龍旗。把來插在廟門之外。接二連三便有許多軍樂奏起來。一會兒兩縣居然親自來拜會。排頭的幾個教習都是衣服麗都。容貌魁偉。那個校長看去不過十八九歲。渾身裝束彷彿是在小時候從西洋景兒看過一次的。隨後學生陸續齊到一例。穿着操衣。操帽。分班向一座堂。

上行謁聖。禮真是整齊肅穆。寂靜無譁。可憐雷先生。這個當兒想起那時在賀公館教讀光景。被人如何凌虐。從沒有像這般做先生的熱鬧。越看越恨。不覺一口氣回轉。不來便頓時倒斃。在一位泥判官脚下。忽忙之中。別人不會理會。及至柳春送過兩縣。意思率領學生上堂授課。大家才知道廊下倒斃一人。當時衆學生的父兄。到有一大半在此猛見此事。老大不高興。覺着第一天開學。出此晦氣的事。必非佳兆。不謂學校之中乃復有此思想第二天學生到走了大半。依然還去到私塾讀書。至今日許多私塾尚可以苟延殘喘者。未始非雷先生以一死作成之。講堂上零零落落。祇剩了七八個生徒。景狀好笑只氣得柳春捶胸頓足。事已至此。祇好命人將死屍抬去埋葬。了結雷先生不免也按着鐘點。隨例上課。他這學堂功課表上敷衍也。還有八九門科學。柳春自己只擔任了一門體操。這是他在宏門學校裏的專修科。却走得一躺好步。怪不得雲麟在府上老遠便聽見皮鞋聲音其餘的科學。旁人還有個皮毛。他是連皮毛都不會。

摸○着○門○徑○未○曾○開○校○之○先○只○延○聘○教○員○一○事○却○煞○費○他○張○羅○日何如。你○想○那○
 時○候○的○人○尙○不○知○辦○學○爲○何○事○誰○也○不○曾○研○究○過○教○育○方○法○後○來○有○人○聽○見○他○
 要○請○教○員○也○就○陸○續○薦○來○幾○位○柳○春○看○去○見○他○們○很○沒○有○宏○門○學○校○裏○那○些○教○
 員○的○程○度○在雷先生眼中已覺得他然○而○因○爲○一○時○人○才○難○得○也○只○好○敷○敷衍○聘○
 了○下○來○以今視昔覺人才輩出然而不能收教第○一○個○國○文○教○員○便○是○汪○聖○民○自鄉試一
 已○不○開○學○效○今○擔○任○經○學○修○身○兼○教○小○九○九○算○法○多才柳○春○同○他○講○明○每○月○送○給○
 日○幸○復○無○恙○他○薪○水○一○元○五○角○不是汪老先生汪○聖○民○已○是○歡○喜○不○盡○只○是○地○理○一○門○問○起○人○
 來○都○說○是○我○們○不○懂○甚○麼○叫○做○地○理○一○連○三○日○也○不○曾○有○個○人○出○來○應○召○才難
 然○柳○春○焦○急○非○只得滿街出了招貼要聘請一位明白地理的好了這一天
 忽○然○有○個○人○身○着○青○布○長○衫○手○搖○白○紙○摺○扇○懷○裏○揣○着○一○面○指○南○針○的○羅○盤○地
 之○儀○器○固○應如是敲○門○來○會○柳○春○柳○春○詢○明○來○意○他○便○說○是○學○生○於○地○理○上○歷○代○相○傳○很○

有心得願意在貴堂稍効微勞。柳春一聽，真是喜出望外，問他名姓。他自稱姓吳名洞仙，綽號一聲雷。柳春此時只求這地理有人擔任，也不暇考察。他學問遂約定了開學日期，上堂授課。至於那歷史的教習，可是煩難了。城中讀書的人雖多，却都是入股出身，向來做入股的人，斷斷不敢涉獵史鑑。真是冤枉恐怕那入股文章上偶然錯說了三代以後的話，便該遭主司塗抹，所以相戒將那部通鑑輯覽置之高閣。研究歷史的人僅備恃一部通鑑輯覽也就井蛙窺天，何況置之高閣說盡當時八股流弊。今日急需應用，那裏去覓這種人才呢？柳春急不過，便有人薦給他在校場裏一位講評話的先生。愈出愈奇這先生名字叫做康國華。康國華平時講說的評話，却是三國演義在各書場之中要推他爲通場巨擘。這一天他上了講臺，學生正是在那裏交頭接耳，他却冷不防從腰裏掏出一塊非金非玉的頑意兒來，很命的向桌上一拍。果然將那些學生喧囂鎮住。既有如此效驗，今日教員上臺何以不用此物。他遂整頓喉嚨，從趙子龍當陽

救主說起一直說到張翼德用樹枝子繫在馬尾上向密樹林中來往馳騁假作疑兵一霎時曹操率領大兵漫山遍野的追來却都畏懼張翼德威名一字兒排列在灞陵橋北互相觀望兀的沒有一個人敢過來同老張戰三百回合說評話便是評話更移張飛見這光景鬚髮倒指不由虎吼了一聲康國華講不到歷史上上去文筆幻絕此處忽然聳着肩兒咧着口兒頓時從舌尖上迸出一個春雷呀曹賊快來納命這一聲真喊得出色活是張翼德在此處一般那些學生在先却聽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備從講說之間驟聞虎吼有幾個膽小的學生早嚇得哭起來一時間學堂大亂如此景象柳春很覺得面子難下第二天便將他辭退了依然還請汪聖民捧着一本歷史教科書對學生照本宣揚到也罷了那一天應該輪到吳洞仙先生講授地理他跳上臺去先把那面半什子的羅盤放在臺上定好了方向笑好又用一根紅繩子一頭扣着一個銅錢左右價在那裏細着眼睛

弔線一會兒抬頭望。一會兒低頭。噤。咕。說道。呀。這講堂。怎麼是個正子午。相。不。出。一。年。應。該。祝。融。稅。駕。土。木。成。灰。呢。說。時。又。將。那。半。什。子。羅。盤。移。得。一。移。更。望。了。一。會。又。說。起。來。說。幸。虧。這。午。線。尚。偏。得。一。二。分。一。時。尚。不。礙。大。事。可。憐。那。些。小。學。生。也。不。知。道。他。在。臺。上。開。甚。麼。把。戲。些地理也講評話也夫亦何苦所苦者那只。大。家。仰。着。頭。觀。望。延。挨。了。好。半。會。功。夫。吳。洞。仙。才。開。口。講。說。第。一。句。便。是。某。山。來。龍。某。山。去。脈。某。山。地。上。却。很。有。些。筋。骨。若。是。要。開。墳。穴。還。須。遠。避。三。煞。近。接。喜。神。此。時。柳。春。躲。在。窗。子。外。面。暗。想。不。好。了。這。是。講。的。那。一。洲。的。地。理。怎。麼。聽。去。一。句。也。不。懂。學校中不懂豈知世間懂得他的甚多呢趕。忙。向。那。個。司。鐘。點。的。齋。夫。擠。擠。眼。叫。快。快。打。鐘。請。這。位。先。生。下。來。罷。鐘。聲。一。敲。吳。洞。仙。向。學。生。拱。拱。手。說。很。是。對。不。起。諸。位。我。正。要。將。一。處。好。山。穴。指。點。你。們。讓。你。們。多。蔭。出。些。能。畢。業。得。獎。的。好。子。孫。來。不。料。鐘。響。得。這。般。快。我。們。明。日。再。會。罷。忽。忽。下。臺。而。去。不。多。時。又。有。一。位。圖。

廣

陵

潮

畫教習上臺短衣窄袖左手抓了一把筆右手提着一個木桶桶裏放着幾碗顏料奇形怪狀得未曾有一眼看見高高的懸着一塊漆板他凝了一會神自言自語說怎麼畫在這漆黑的東西上面這是成了一個甚麼圖畫呢不管他這旁邊却好都是粉壁粉壁雖好遇見足下却要變成不好了等我來在這粉壁上畫給學生看罷他便放下木桶端了一碗顏料用筆蘸飽呼呼的在粉壁上畫起來果然畫得飛快真有水到渠成樂之貶貶眼畫了許多騎馬的人物手裏拿着刀槍指給學生看道這是八鎚大鬧朱仙鎮那是薛仁貴三箭定天山這是羅通盤腸大戰那是武松醉打蔣門神又是一位歷史家多才如此說了一會還不聽見鐘點響前鐘響快得妙此鐘響慢得妙他覺得時候還早又在壁根旁邊添畫了一個大烏龜都點綴龜身上馱着一塊石碑便在石碑裏寫了八個大字是「在此小便男盜女娼」這些小學生越看越高興大家也就都拿着筆畫起來你也畫一個烏龜我也畫一個烏龜可謂烏龜學堂正在轟

轟烈烈柳春又走得來看見這種形狀直叫得一聲苦才知道誤將那個畫土地廟壁牆的畫匠延請得來做了教習次日賭氣將這吳洞仙及畫匠辭得干淨淨又將堂上粉壁重新換來以後只剩得自己同汪聖民兩人在此挨命

真是何苦然而此輩少年却另有心腸

看官看官誰知道天下事有奇必有偶有個柳公子在這裏

開辦男學校就有個明小姐在那裏創立女學堂

文字大開大合

驟然提起覺得這明

小姐是突如其來然而探本竊源這明小姐也還是諸君應該知道的話又甚奇使人測摸

不定諸君可記得朱玉蘋朱二小姐本是姊妹二人那書中第十五回臧太史初

次提及朱竹筠有兩位女公子他曾說道大女公子遠適會稽據聞境況也不

甚好這兩句話的是是在下極是記得不過那時候在下只有一枝筆寫不出兩處事一心

要想發揮季石壺那一篇燒豬頭的妙文所以便把這事擱下如今又因為他

們母女頗與在下這書有一點小小關係不得不倒敘過來情事無一不在人意外用筆無一不

朱金蘋母女其一也。原來朱玉蘋的姐姐名喚朱金蘋。他父親朱竹筠因爲有一次押運淮鹽到浙江地方，便結識了他的夫翁明喜。明喜原是漢軍鑲黃旗人，在浙江候補二位老者談得合式，便結了一個兒女姻親。金蘋才十五歲時候，便將他嫁了。過去誰知這明喜官運不佳，候補了一世也不會接過一個紅點子的札子，困頓異鄉，情形着實可憫。金蘋的丈夫明貴却會中過一名舉人，在吏部裏當了一個小小差使。蘋年也還有些進項，一家子可以將就度日。無如時運不濟，明貴父子不上幾年，相繼而亡。那時候金蘋懷着遺腹生下來，却是二位小姐京裏同鄉，很憫惻他們母女，大家攢集好些款子替他們存放在一個典鋪裏。生息母女二人到還比明貴在世時過得寬裕些，一直將那小姐帶領到十四歲。京都得風氣之先，早已立了好些女學校。那位小姐本來出落得非凡，金蘋替他起了名字叫做似珠，便送他在女學校裏上學。明似珠小姐天性聰敏，各

門科學他都領悟得來。即此一端已比柳春勝得百倍真是巾幗雄才不櫛進士他母親朱夫人看着也很歡喜便由此鍾愛非常又因爲自己原是生長揚州離家已是二十多載雖同他母親及玉蘋妹子也時常通信總覺得家山遠隔日夜思量意思要想挈領似珠小姐回揚似珠久聞得揚州是個繁華所在欣然應命母女二人便從這年春間買舟南下一直抵到揚州碼頭進城訪着他母親居址他母親見他們母女到來自然歡喜不盡。待他如此他母親現已收了一個螟蛉孫子。比老本這兒子乃有螟蛉之孫亦是奇事二十多歲在街市上懸牌行道醫名叫做朱成謙生得獐頭鼠目一見了似珠小姐他不由一魂從頭頂上冒出去一魂從屁眼裏溜出來還有一魂呢那一魂便撐持着他一條軀殼不然早就栽倒了。絕世奇語他當時那些醜狀在下也記不清楚便記得清清楚楚也不屑拿着一枝筆去描寫他。作者欺人成謙處是寫的甚麼只有一事告訴諸君就該知道他這爲人了。他目不轉睛的釘着似珠